

漢書門				
五	一	五	七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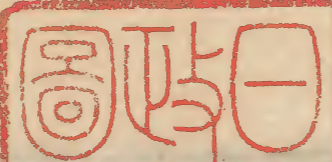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二	五	漢
六	七	書
函	一	
一	五	
七	七	
架	冊	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 (26)	
函號	279	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才臣與世原

異相而史遷特

以其嘗為書帛

原故併為一傳

而其序本末處

亦以漢書持載

治史諸說所區

畫清得大三代

以不罕見者于

今下藏之間種

種若九上事也

茲則漢書之功

為多

王世貞曰吳公

治平為天下第

一固嘗薦賈生

矣史不能舉吳

公多與所以稱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八

賈誼傳第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甚幸愛之。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也。徵以為

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

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

令出下及遺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

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

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師

曰：草，謂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



時也通狗而卑
誼引而高誼不
能疆文帝通能
疆高祖乎是故
漢制不能復古
任其咎者文帝
與終灌諸臣其
能辭諸
隆按賈誼見疏
以終灌故而其
論事遇奉奉於
終灌遠繫之事
賢者之用心哉
茅坤曰于此却
提屈原楚賢臣
也大字以下云
云殊倍洗矣
吳訥曰按賈翁
云後之君子高
其志惜其才而
狹其量云
潘潢曰帝憐誼
才而憂其量是
故投諸艱難之
中以深折其驕
銳之氣使其可

未皇也師古曰自以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
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
東陽侯馬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
馬敬時為師古曰為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
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去音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
師古曰湘水出零陵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其終篇曰
已矣國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
以自諭師古曰諭諭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嘉惠謂詔命也
竊罪長沙師古曰候字及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汨羅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造託湘流兮敬乎先生
汨羅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遭世罔極兮迺喙噉身
張曼曰讒言用極師古曰罔無也鳥虜哀哉兮逢時
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鳥虜哀哉兮逢時
不祥師古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師古曰鴟鴞鳥也
之鳥也師古曰鴟鴞反師古曰鸞鳳反師古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
鴟鴞音下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材不肖之人也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吐蓋反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音謂隨夷兮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首陽之下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淵濁也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既音之石反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大夫也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劍因以冠寶鉞力為金徹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默默生之亡故兮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也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生幹葉周鼎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謂之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既音五列反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嗟苦先生獨此兮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居下履反在上也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大受也然後引
以自近如是而
已爾汨羅托論
詭果何為者耶
茅坤曰以下並
情辭之辭
陰按韓非子云
莊躡為盜於境
內原所謂躡者
正此若西南傳
莊躡者莊王之
齊蓋別一人云

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嗟苦先生獨此兮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居下履反在上也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師古曰鸞鳳音呼

許應元曰諄曰
以下答屈原本
能全身遠害故
亦之非諄自喻
也

沅水註言元筆

郊祀歌般裔
班布也

王世貞曰香濱
賈生弔屈氏文
未嘗不三復而
歎其有概也彼
所未悉者屈氏

歷九州而相君
當其身衣冠之
屬靡不稱大漢
矣不則北走胡
南走越等死死
俾矣其文蓋傷
屈氏之可以不
死而死也又傷
已之不得為屈
氏死也
茅坤曰味何必
懷此都句理之
見已似解矣何
以嘔血而死

諄曰已矣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國其莫五知

今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舉貌音匹遙反襲九淵之神龍兮

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九沅淵潛以自珍音珍

日潛師古曰蝮獺以隱處兮水虫害魚者也夫豈從蝦與蛭蝦與蛭今之蝻也

蠅亦水虫也音退蛭音質蠅與蛭今之蝻也當音丘謹反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麟

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垂兮

也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此說非也賈誼自

言今之離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

亦猶屈原耳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

今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入尺曰切見細德之險微

兮遙增擊而去之險阨之證故重擊其死而高去彼

尋常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魚尋常曰常師古曰水不

反又音一故友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厚

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鱣鯨於汗

瀆必為螻蟻所制以况小朝主閭不容受忠逆之言

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鴉雞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如小

日服不出域也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

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大歲在卯為單庚子日

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

爾異物來啐私怪其故孟康曰啐音發書占之識言

隆按万物以下皆托焉服對之詞

其度師古曰謙驗也有徵驗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美稱也吉虛告我凶言

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速也服乃太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萬物變化固亡

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幹音管形氣轉

續變化而師古曰嬗音如嬗師古曰此即嬗代字合韻故音

說耳蘇師古曰蘇音泐穆亡問胡可勝言師古曰泐穆深微貌胡

盡言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憂

喜乘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彼吳疆大夫差以

敗粵棲會稽勾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勾踐避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師古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

刑師古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師古曰武丁

刑師古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師古曰武丁

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遠

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太鈞播物

坎北無垠師古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

猶陶之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師古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

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合散消

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

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

意也師古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小智自私

賤彼貴我達人太觀物正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從物曰徇師古曰夸者死權品庶每生師古曰休迫之徒或趨西東師古曰

悍

劉放曰旱讀曰捍猛疾也

預 索隱曰與音

弟坤曰遲速有命以下並莊生齊當貴彭殤者之旨

隆按曰大人曰至人曰真人曰德人曰雖不同而類則一不必問其得道之淺深矣

索隱解尤甚也

履歷治日所謂
大人者相如惡
足以知之若實
誼騷賦真知大
人者也此眉山
蘇氏論也
楊慎曰漢書作
儻若囚拘史記
作儻若囚拘儻
當作漢隕反史
漢所見異辭當
各從本文解之

為利所誘也道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誅
之誅則音成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
錄蓋穿鑿耳 大人不曲意變齊向愚士繫俗儻若
囚拘 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皆人有偃儻音欺全
反師古曰蘇音是臣必曰按說文審音渠隕反
道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
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
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字並音窘
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
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惑或東西也
也臣瓚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
師古曰瓚說也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 真人恬漠獨與
道息 師古曰恬安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
身也師古曰喪反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 師古曰荒而亡其
合韻音先即反 則逝遇坎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縱
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師古曰
澹辱若深淵之觀汜辱若不繫之舟 師古曰澹安也
數劬及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 服虔曰道家養
虛若浮舟也

唐仲女曰治安
策下因前席不
敢陳
又曰治安策不
為文帝當時說
為文帝後世慮
謝枋得曰李義
山詩云可憐夜
半虛前席不問
蒼生問鬼神此
一句道破文帝
亦有慮矣

隆按是時匈奴
一段先提時事
為道上疏陳政
事張
張或曰治安策
可謂通達當世
之務然未免有
激矣暴露之氣
其才則然也
楊維禎曰西
帝規畫治體圖
謀遠慮大抵事
陳而利以見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帶
芥反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
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
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
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
促近誼聽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
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 師古曰漢朝問
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主僭倣地過古制
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
建 師古曰匡正也立制其也 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執可
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
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師古曰言不進言者
可盡條記也

李塗曰賈誼政事書是命天下唐順之曰此文則迥出左傳國語不類矣王世貞曰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勿伍矣樓昉曰本末宏論雖未免純駁之難然自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筆力當為西漢第一茅坤曰賈山上書首以射獵為喻而賈誼亦以此必文帝當時長代邊好習射獵故云云

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諂諛也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干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灼曰搶音倉吳人罵楚人曰儉儉攘亂貌也非甚有師古曰晉音是儉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紀師古曰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信一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太敷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林希元曰夫樹國以上是沒論以下方入題說可為痛矣按自此下樓前諸侯王僧擬提稟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二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謹自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執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殺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嬰居而今

漢書卷之八

茅坤曰然而以下據人情事之弊處

隆按數年之後數句與上抱火積薪數句相顧

王宗沐曰漢與賈誼傳極群藉抱王伯之略焉

文帝陳治其言諸侯王執驕悍易生變後七

國果反勿奴也

不可不備單于

果數侵苦漢邊

吏淮南王三子

怨望不宜分封

多果反淮南子

為制諸所論事

皆關切世故世

以此稱說通達

國體

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天子春秋鼎盛

日鼎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

師古曰莫大謂無有以權力且士此者虐然而天下

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

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

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

與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

黃帝曰日中必斃操刀必割孟康曰斃音衛日中盛

公曰日中不斃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

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斃謂暴曬之也曬音所

解反又音今冷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

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頭

也墮音火規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

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

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

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志師

日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

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師古曰殺雜也非有及室之執以豫席之也禮卿大

併音步鼎反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諸公

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非也諸公

幸者迺為中消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同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

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甚至溷也

隆按陛下之與諸公併起數

句又非身封王
一旬應上割骨
腴之地數句

茅坤曰又攫入
一步設難

王維楨曰誼歷
救四事反覆沒
論謂帝為不能
猶有三代遺直

隆按此下應前
制度疏濶提秦

林希元曰後日
詞繁
林希元曰情危而
詞繁

隆按故疏者三
句總收上文親

負疆而動指韓
彭陳徐言同姓
襲是跡而動指
淮南齊北言
又曰此言當以
威法治諸侯王
亦因當時之弊
而救之耳其實
恩威當並行此
言未免有偏

亥德秀曰大史
公云賈誼最錯
明申商熟味此
疏謂然有洙泗

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

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記也尚可

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臣請試言其親者

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

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

於天子為昆弟而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

不論君臣之義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

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黃屋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應劭

精正視也師古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馮無權

子名忠道為御史大夫奏淮南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

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

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

曰領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既有徵矣其執盡又

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旣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

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而芒刃不頓者謂古曰芒刃

至於醜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醜髀上

典刑未見為申
商者積至諸侯
王皆寵驛等語
而後知之

林希元曰亦形
執然者言執弱
而不強故不反
也

又曰以二字
反言極切
茅坤曰絕古今
之議

隆撥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此段
綱領從前許多
議論皆是此意
此下天下咸知
陛下之明之肅

之仁之義四段
正舉建諸侯之
効厥後諸錯主
父偃之謀本此
真德秀曰此天
下之善謀也使
文帝早用其說
安有七國之變
誠若是處之則
諂所謂斤斧者
亦不必施矣至
武帝始用夫又
偃策令諸侯得
推恩子弟以悅
諸侯王之禍然
其弊也至于削
弱已甚無以制
外戚之變此矯
枉過直之罪非
誼之策失也

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謀何不臣

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

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

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

二可也晉灼曰事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

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殖醢

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二邪心令海內

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

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

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

若干國師古曰若未豫設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

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

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

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

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

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

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

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寸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之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誠以

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

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五業謂明廉仁義聖也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疎應劭曰柴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業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師古曰音腫足曰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二聊痛也音丑六反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盤師古曰踈古蹠字音之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踈盤脚掌是也盤古反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

劉放曰合注惠王之少子二字

隆按此段應前何奴強侵邊提案

又按此段論制匈奴凡二篇實一事也當是流涕之一而其二為足食勸農語有新書班史則載之食貨志中矣

宋祁曰浙本註云非休傷病也

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立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偪古通字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嫚為天下患至已也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于高反天子其責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置倒縣而已師古曰置又類辟且病痹服虔曰病痹不能行也師古曰夫辟者一面病痹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復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

樓助曰醫能治之句此謂謂

真德秀曰新書以主匈奴下陳三表五節而史削之

隆按今不獵猛獸之失與前射獵之娛一段相應

縵縵也 縵縵也 縵縵也

直德秀曰按新書此也下一節天子之相辨為丞相諸侯之相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 唐順之曰只奉兩極小事而風俗之極奢極靡盡見之矣 隆按以奉一帝一段收結上文且帝之身一段又按上意而申言之 茅坤曰就文帝所自為節儉處洗發

也師古曰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

音方目反音方目反當自為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皆

戰備戰備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

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將吏被介冑而睡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可

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

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窮極也進

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云其甚矣師古曰無臣

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太縣以天下之太困於一

縣之眾其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洗公

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

行姓也說名也事具匈奴傳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菑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

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

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者如淳曰僮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

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褻及標領者也師古

古謂之車馬羣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

中服虔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

曰入廟則服之宴處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

唐順之曰數句
說盡薄俗

劉攽曰層或作
唇

隆按此下亦應
前制度疏潮提
案

也音徒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
 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
 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
 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
 時耳師古曰言言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
 為大耳如淳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師古曰商鞅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
 有脫贅非所聘財也師古曰聘財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
 也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毋取箕箒立
 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

而辭語服虔曰諛猶罵也張晏曰抱哺其子與公併
 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婦姑不
 相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較其慈
 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利與於禽
 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蘇林曰歷音
 謂拔而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
 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
 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
 太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
 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弃禮誼捐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
 取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父兄

漢書卷之四

直德秀曰是時
張蒼為丞相蒼
故秦吏故所知
止此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真德秀曰禹陶
讓天叙有典天
秩有禮則君臣
上下之分莫非
天之所為也特
初之庸之則類
乎人爾誰此言
非是
又曰或謂誰推
尊堯子見其孝
不粹是不然
堯子之言誠切
於治休者孟子
何取楊貨之言
况堯子乎然又
以柳于二維之
說病堯于是又
不然禮義其統
言所包者廣庶
耻其專言所指
者切亦猶孟子
曰仁義忠信夫
爵也忠信豈在
仁義之外耶
邵經邦曰兩都
經制不立竟致
王莽之禍而後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矣盜者剽^{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誼之言始驗
又曰誼之斷可
謂深明其未然
矣厥後景帝殺
戮大臣變易太
子廢置王后驕
寵愛弟幾平復
誼秦之故職誠
謂誼果少年之
見乎哉
林希元曰古之
王者一段想是
古聖賢之誼實
誼迥之如樂記
然

劉奉世曰人生
則有眉髮矣顏
說誤爾爾人升
又非所謂新生
也髮兒休色赤
故曰赤子爾
唐順之曰節次
整頓曰教太子
節此則實生
監秦二世之患
而所謂三代
之大首誼

王宗沐曰誼論
教太子稱秦所
以亡皆由引用
文法之吏授太
子因秦孝周人
保傅之間而景
帝卒師龜錯用
法刻深文帝寬
厚之治也焉使
誼言得行何以
及此

揚慎曰少成若
天性此言先于
伊洛其理無異
而辭首允淵泉
人乃謂漢唐人
說道理如說夢
誼矣

度江河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
流而遇風波必覆矣詩云維繫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
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
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
禮師古曰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
天也師古曰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
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
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
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
道讀曰導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
夫也師古曰寡
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也師古曰孩小兒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
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
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貴如自然
也師古曰貫亦習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則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學禮曰帝入東
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

接吻曰曰冠
曰少長曰既冠
見得頃刻不曾
放過

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帝入
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也師古曰則法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
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及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
過則師古曰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
誹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師古曰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
史誦詩工誦箴諫也師古曰習樂者師古曰大夫進謀士傳
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師古曰媿之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師古曰朝夕月師古曰以暮皆
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津

唐順之曰此節
以三代對秦言

直德秀曰景帝
為太子以傅局
提殺吳太子實
基異特之禍故
誼懇懇言之其
援胡亥以誠最
為深切

隆按夫三代所
以長久二殷亦

和車師古曰鸞和
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
萬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誅也師
罪也師古曰音居謂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
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鼻人則夷人之三
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入忠諫者謂之誹
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文章營然師古曰
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
理故也師古曰道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
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

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兩鄙語而結言
之與前經三代
之君三句相應
所謂其故可知
者以此

又按此段綱領
在早諭教與選
左右二句上
直德秀曰諄欲
選左右開以道
術智誼之指而
文帝迺使晁錯
以術教太子
帝號能受諫者
而於此失之可
嘆也

真德秀曰此時
務也止當是大
德之四

隆撥為人主計
以上以禮法對
說以下言賞舍
刑罰而取禮義

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
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然而不避是後
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
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師古曰與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
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
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
之行不能易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此時務也
危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

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
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
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
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
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
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
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
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
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
刑罰積而民怨昔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
以法令師古曰毆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
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

邵經邦曰帝非不知仁義法令之美惡特以惑於他岐無自固之志誼非無見而云然也

直德秀曰以規之也止當是太息之五

隆按此段亦應前制度疏開提

徐中行曰文節仁柔之過不患其不忌而患其不朝而賜以金錢南越拔逆而厚厚札以誘之因其忌而不授縱鼠畫行鼓牙掉舌醜成七國之變未必不由賈生忌器啓之隆按為主上豫遠不敬與厲大段綱領

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正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裕師古曰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太駭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

陸眾庶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等也。廉側也。陸二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不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

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監按夫嘗以在貴寵等句提出說轉

林希元曰此亦有激之言未盡善

林仲友曰誼學出管子等欲以智方防後世與王者規模亦別

只是論德教與教太子禮大臣近之

又按此以上是說為主上豫遠不敬應前

劉奉世曰慶謂以物涂之取以豐故謂之裳耳訓蓋遠漆皆非也

林希元曰主上賜其大臣四句即孟子視臣如大馬則視君如冠雉遺意

敬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

則曰伯舅而今與眾庶同黥劓髡刑笞馮弃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三陛庠被戮辱者不泰迫庠師古

迫天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太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事曰

當問秦殺二世於望夷官投鼠而不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

也音子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

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師古曰縲謂以長繩

之係也縲音先列及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聖

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具

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

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

伯讓讓囊面吞炭鄭氏曰囊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囊熏也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辱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太

馬彼將太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頓亡耻師古曰頓音鈍集諾亡節師古曰集音胡結反廉耻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自喜也苟若而可師古曰苟若猶然故

隆按此以上是
厲大臣之節
應前

刑不上大夫者
古之六臣有坐
不廉汚穢者則
曰簠簋不飾

則曰帷薄不飾
曰臣節未著罷
曰下官不職下
國之紀者則曰
行事不潔此五

者大夫定罪名
夫費謂之疏大
累本此蓋古有
此制詭疏之以
告帝云

白舉天曰漢興
四十載方六
禮因海大和賈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

矣廉度曰音挺起也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

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為羣下也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

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其執悉在羣下言俱

云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

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

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

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

正以諄之也師古曰諄尚遷就而為之諄也故其在

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聞譴何則自冠

蓬纓鄭氏曰以毛作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應

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昔繫清胡公漢官車駕出

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勿也或

二說上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者聞命而自

弛師古曰弛廢也自廢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蘇林

及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

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上不使粹抑而刑之也

謂古曰粹持頭髮也抑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

子美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師古曰

也音許吏反意好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曰矜

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

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

兀池

詭詐不見之所
以通言不以為
詞不切志不激
則不能迴君所
感君心而發憤
於至理也是以
過言而无愧
過言也文帝容
之而不非故臣
不失忠君不失
聖書之史策以
為笑談
陳昌積曰賈生
發流滿太息痛
哭之諫宋儒議
之然詎知去生
不再世而諸侯
強六矣難於
國又不再世盡
天下之軀重兵
賦以事匈奴劉
屈龐公孫智之
相隨腰戮趙蓋
驕揚之不得其
死生之所料若
持券而合此可
痛哭者為戲生

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
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
李奇曰志記世九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
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此於金城也
師古曰一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
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
金城也尋其下彼坦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
文義可曉矣
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
皆安猶彼人耳夫夫人也亦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
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王應劭曰言念
忘家如此可託權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
柄不須復制御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服
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也言故
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節之也言故
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息者六今至此而止蓋史
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
云撥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

之言可不謂深
且長乎
隆慶是時丞相
一段單承故太
臣一節了治安
策察

隆按初文帝一
段亦先提時事
為護復上疏張
本

樓昉曰深識事
勢議論剴切筆
力老健至吳楚
之反而說始駭
至主父偃之出
而策始行信乎
其通達國體也

就國人有善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平仁事復爵邑
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太
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
始初文帝以代主人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
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
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至盡得故地居數年
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
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不制
豪植而大強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
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
關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
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

樓昉曰不牽小
行句應上異布
唐順之曰又一
段抽出淮南
樓昉曰自悉而
補中道衣敝謂
中道衣敝則自
悉其家財而補

子今所謂厭子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不足也著音直略反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其毛為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淳如刺音謂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淳如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畢猶盡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也兩諸侯梁及淮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資則補縫衣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通逃而歸

財

陳仁子曰賈誼
封建侯王子弟
雖明一時之勢
未考三代之制
古者建國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
地既定各無相
心諷若按古制
分天下為五等
自可杜淮南濟
北之謀河至七
國削而叛也而
討者
樓昉曰謂之曰
二世利非謀本
意

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及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孟康曰列城縣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穎川縣也鄭音千移反著音直畧反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音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日捷音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也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師古曰女音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

樓昉曰夫秦以
下節進一節

洪邁曰誼上言
生為明帝沒為

漢書卷五十一
賈誼
五

明謝安謂海之
老母弱子又自
其嗣為愚勿不
言可謂指斥而
不以為過也
蓋誼出于至誠
故盡言觸忌諱
而不查尔
隆按迺徙淮陽
至抚其民一段
作復上疏結案
時又封淮南二
句又先提時事
為下文上疏張

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
發言則故使人臣得異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
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異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
幸從其言而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
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
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
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父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
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臯陛下幸
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
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
罪漢杜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稍長大白公
勝所為父報仇者太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

隆按此師僅
數語尔而意轉
展詞迫切自是
漢初文字

隆按年二十三
矣有愁惜意且
與前年二十餘
壽不得長相
隆按班固歷次

太子建之子也太父即祖謂平王也白公為亂非欲
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
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
冉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淮南雖
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
亂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
柱之間師古曰刺諸荆軻刺秦所謂假賊兵
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願陛下少留
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誼自傷為傳
無狀師古曰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二十
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下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
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

諸君未於賈誼疏之後作
言悉驗
屠隆曰賈生抱
長材習則古今
治亂稱開美士
第才識英朗器
局未定不無跌
宕喜事之習所
以窘步

茅坤曰深褒
含諷
林希元曰誼言
三代秦漢之事
真有神于治道
班氏謂其通達
國体信矣看其
詞氣多是矢口
成言殊不費力
蓋與蕭秦立譚
遊說之語相髣
髴要不可以操
觚綴文論也
噴埴曰賈誼有

幸
陋者太過處惟
文帝受盡言更
臣謂誼之言亦
略施行然文帝
風俗好處誼不
為無助
何孟春曰誼嘗
欲改正朔易服
色定制度與礼
樂章且其儀法
色尚黃用五為
官名更奏之今
新書略不見焉
益足徵孟堅所
謂五十八篇者
散轍多矣

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
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
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

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管仲
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
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
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
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師古曰以俛單于
日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德仁道也信為大操
常義也愛人有實已諾可期寸死寸生彼將必至此

二耳表也賜之儀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珠以
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心賜之高堂邃宇倉
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止以五餌之相其德固
娛衆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撥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漢書百評林卷之四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九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音浪反故為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為盜也高后時盎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

盎兄噲任盎為郎中如淳曰盎為兄所保絳侯為丞

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生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

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方

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方

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

隆按爰盎鼂錯兩相讒殺卒之

錯死于盎而盎亦不免于刺者

之手是固有天

道哉史家合傳之意以此

又按盎傳本史記文稍刪易數字

又按叙盎兄噲

暗伏絳侯望盎

李德裕曰當呂氏之世陳平用

辟疆計權王產

祿絳侯若不丹

同而制其兵柄

可知也可不謂

社稷臣乎其後

雖明其无罪所

漢書卷之四十九

有餘斯言莫矣
盧帝治曰絳侯
居推立之莫
非疑地益无端
之問欲實臣王
於隙造間信欺
使帝不得不莊
勃不得不畏安
陵門外之禍非
不幸也
隆按表益斥絳
侯非社稷臣矣
已而明其无罪
論淮南王可削
地矣已而其
遷蜀此亦引天
体慷慨處

隆按不足以毀
名應上有殺弟
名句

劉子翬曰方漢
大臣誅諸呂迎
文帝帝方宋昌
策策而來豈有
許由之志哉再
謙盡力爾益乃
謂過許由之謙
謂謙甚矣豈不
張帝之驕心哉
隆按先提常引

乘

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臣
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
而絳侯望益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
益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士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
也師古曰請室獄諸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
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
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
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反謀
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
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
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
下大弗師古曰雍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
至雍病死師古曰雍是扶風雍上輟食哭甚哀益
入頓首請罪師古曰自責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
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
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
寐也音接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
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
大臣顛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
乘傳而赴之雖孟康曰孟賁夏竟育之勇不及陛下育皆古勇士也
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
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陛下五以天下
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
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益繇此名重
朝廷益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益益

入頓首請罪師古曰自責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
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
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
寐也音接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
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
大臣顛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
乘傳而赴之雖孟康曰孟賁夏竟育之勇不及陛下育皆古勇士也
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
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陛下五以天下
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
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益繇此名重
朝廷益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益益

大德備一旬
為之綱下文三
句即其目也
茅坤曰種之策
奇而危

李德裕曰表盜
惟有正慎夫人
席憲梁王
此二事守正不
撓忠於所奉
隆按曰若止云
及坐神尊似不

成語舟上句了
不綴屬必須曰
即署長布席

隆按仁愛士卒
士卒皆爭為死
先虛言之下文
即其實也

王懋曰史記云
何作三苛容齊
謂三何三苛二
義不同余謂何
苛二字古者通
用實二義耳現
漢書黃帝傳謂
大謫大何新書
謂大謫大苛可
証也

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盜曰君象辱之後雖惡
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諸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

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本亦刀錐餘載刃銘之餘共載於

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
坂盜搯師古曰搯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

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信富人之子則自愛也百金
之子不懸衡如淳曰師古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聖主不

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馳不測山
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
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盜時為中盜引卻慎夫人坐

退而思之也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
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

人迺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
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威夫人也於是上迺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
五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

尉師古曰調遷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
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父國多姦今絲欲
刻治如淳曰種稱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
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
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
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盜還媿其吏
師古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師古曰上謁

一本遷作選
是二

虞舜治曰盜原請問者蓋欲以儲惡密啓嘉嘉嘉慮世以吳私事見告維以臣處也故拒之云云爾

茅坤曰讓仇直而少蘊籍

王楙曰袁盎亦最錯素不相能盜之請問蓋欲以錯惡密啓嘉嘉嘉慮世以吳私事見告維以臣處也故拒之云云爾

誅鼂未必不自盜日夜從吏之故奈何帝為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非盜有以誤之乎

凌約言曰盜之直諫嘉之善納皆有長者風

隆按先叙盜素不好錯一段為下兩相讓等張

茅坤曰此一看恐錯不免挾讎而誣之

許應元曰盜仁愛得人附故丞史既為之解而又有以錯謀告之者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盜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盜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

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林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積功至淮陽守非

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師古曰日日而君自閉箱天下之口而日

益愚師古曰箱箱也音其炎反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

為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人吳

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也及史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

謀如淳曰盜大臣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上拜盜為泰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

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盜得見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

茅坤曰有非常之恩以故後有不意之報

注及下不當有版字

隆按校為司馬史記作校尉司馬為是豈為尉二字音相同而誤歟
宋初曰古本土卒下有之字今削之無害

隆按盜善待孟卒不見得孟緩急力史氏何以特次此一節

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

吾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迺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

馳而追遂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身守從

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司馬西悉

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

醪師古曰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皆

臥師古曰陬音郇也飲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

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

君從史盜待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

老吾不足索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辟吾親

直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師古曰

盜解節旄懷之如淳曰見展步行七十里展步行而

逃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

因得脫歸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

王以盜為楚相當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

湛相隨行關雞走狗師古曰湛雒陽劇孟嘗過盜盜

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

也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

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

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贊曰凡

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不以在亡為辭師古曰或

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季布弟也今公陽從

數騎師古曰師古曰說說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怪

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盜雖

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

何孟春曰表蓋天子之議臣殺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足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養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歟

隆按錯傳史記止記錯并諸大臣相讓殺始末班援備載所上書疏并策對蓋亦重憐其才云又按李申商刑名為人隋直刻深二句是斷錯之生平林駟曰史記應劭注掌故百石與此註異按錯以掌故遷太子舍人宜有自六百石而為百石者乎此註六字

隆按錯輔太子不以道德而以術數由其本申商云四知字根上知數術一向來錯所以根於東宮之幸包藏七國之削在此

茅坤曰錯之所見卒如此醜禍之道也隆按賈誼治安策論教太子惟以仁孝禮義而錯惟以術數文帝釋師舍誼而用錯所以卒貽七國之禍

其後語塞梁王以此然蓋使人刺客刺客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客十餘曹如淳曰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迺之倍生所問古蘇林曰音栢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穎川人也音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而音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乃讀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生所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雜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隋直刻深師古曰隋字與峭同峭謂峻陘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師古曰言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

漢書卷四十九 卷四十九 卷四十九

政子駝同

黃震曰錯言兵
事從民實塞等
議有文華
唐順之曰錯言
邊事諸書深究
利害之實不當
以文字觀之

茅坤曰按地形
以畫兵器之利
孫吳以來所未
發明者
林希元曰此疏
者言用兵三急
中近兵法一段
又添入將知兵
君擇將為在象
四要末言匈奴
中國長技扁重
於此置降胡義
渠一事此其大
主意也說出兵
家利害華夷虛
突大略无遺又
一一切當直經
世之文
唐順之曰此文
最古尚以孫武
子
隆按前後相準
車騎之地下合
有也字

者以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神竊願陛下幸

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

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

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時匈奴彊數寇

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

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

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

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敗兵之卒

沒世不復師古曰永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底起

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

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

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

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

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一曰得地形二曰卒

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也音子廉及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

漢書卷九

卷九

七

三十

隆按此上言得地形

隆按此上言卒服習

隆按此上言器用利

隆按此上言器用利

未見之言 陳仁子曰凡事不貴術數獨兵拙巧變化无窮何可一以正律之故錯所謂用兵三急者雖不假術數亦可至於以蠻夷攻蠻夷直以詐相使以罪人實塞下直以威相劫此其家所不免也吾故曰錯之術教輔太子則非言兵事則是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戰有鈞又不可射

長戟二不當一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禡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力均不能相援則須連結外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計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馳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攬也音不其字從手一勁弩長戟也曰撓曲也弱也音不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亦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也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騶發以射也手士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矣臬音牛列反即謂繫也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以皮作如楛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楛者被之木薦以木板師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得自見龜錯
云似不相及

林希元曰雖然
以下又轉一意
言勝不可保必
求萬全之策正
是為處置降胡
義渠而設

隆按今降胡以
下所謂以蠻夷
攻蠻夷也至此
方露主意
茅坤曰按唐昭
宗末年往用
沙陀之兵與藩
隨之兵抗賊即
此然沙陀之衆
剽悍而不可制
而唐卒以此受
困可見漢兵與
胡兵相為表裡
處所難者不在
將領

直德秀曰家令
小臣而帝賜以
重書官而不名
詞又温厚如此
豈非隆謙好善
之主哉

唐順之曰叙事
錯綜古實
林希元曰此篇
是見當時發卒
備胡之不便故
建議募民實塞
下以省屯戍轉
輸之勞調理周
密詞意明徹
隆按自首至行
之之版也是舉
奉事之失以為

古曰一說非也
下馬地關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
筍音息嗣反

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也此中國之長技

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

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夫為小以彊為

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天必小

夫以入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

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

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

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

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

賜錯重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

三章李奇曰二者得地利形卒服習器用利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太患故

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

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張晏曰揚

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失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入禽屯則卒積死夫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牙冰厚六尺文穎曰

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羣細

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

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

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價於道服虔曰價什也秦民見

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

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太父母父母嘗

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

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

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

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

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

衆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

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

喻耳師古曰復復除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

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邊竟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

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樹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

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

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師古曰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

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

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

又已去師古曰纔淺也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

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

降後自令遠方之卒至未始詳

隆按自胡人衣食之業至民不安矣言發卒備胡之不使

言守邊備禦勸
農方本二事

真德秀曰此謂
大城中又立一
小城也
張邦奇曰民尚
農則恒產五恒
產立則土著固
土者固則緩急
為用此勸農方
本為當世急務
也

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
深塹其蘭石布渠服虔曰蘭石可投大石也蘇林曰渠谷鐵蒺藜也如淳曰蘭石

城上雷石也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
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谷谷廣九尺袤十二尺師
古曰蘭石如說是也渠谷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
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

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為中周虎落鄭氏曰
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鈞反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
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
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
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人

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
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
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贖說是也復扶自反不足
募以下奴婢贖鼻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

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
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贖乃止也郡縣之民得

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
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
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同列卿者也

其二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
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

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
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
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

其所驅者令其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
本主以半賞之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
官為備贖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

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全親戚而利
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
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

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二係虜

隆按以陛下之
時效句總收一
篇意作結

陳仁子曰前章言徙民姑舉其事後章言徙民事則民有所劫而徙審其宜則民有所樂而徙林希元曰一篇意思微見于此類以論旨

隆按臣聞以下言安插徙民之方

隆按臣又聞以下言馬馭徙民之法
茅坤曰即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之遺

林之奇曰錯論邊事後先皆有條理始欲用中國所長制匈奴所短帝從之矣于是請募民常居塞下以御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為什伍之法以聯其民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帝又從之矣然後請邊食足支五歲令人郡縣足支二歲勿收民租其于富國強兵之術緻密精熟固非微辭一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

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

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

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閉張曼曰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

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曼曰畜長大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室屋完

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畏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

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也音工雅反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

有護師古曰有保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

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

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云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

文章猶為有用之學也
真德秀曰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陳仁子曰文帝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得免錯策始蓋有履敷納以言之遺意

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四面爭天下故曰亂從

隆按將以匡朕之不逮應上輔其不逮句

王應麟曰帝親策三道之要垂問四者之關將以廣箴諫之途求經濟之術也錯乃對以親事法官之邪說大功德十之諛誦皆虛心待賢之意哉

日意疑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也音初亮反 欲其威

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 來而不能

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違氣志而去 後未易服也愚臣三識

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

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

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式岐反 四極之內舟車

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

言以自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勸力以翼天

子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祿

師古曰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

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古也字或作師音所類反 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

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

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

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

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 各帥

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

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

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二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

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

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

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

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

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

閑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 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 大夫其正論

毋枉執事張晏曰毋枉母為也 烏虛戒之師古曰虛讀曰呼 二三大

一不賢王作

鄭曉曰：莫大於漢之策莫過於鼎策就事為文之簡徑明暢事有鑿之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龜董公孫之對有以哉。隆按：未晦翁云：龜董公孫之對據道項只有仲舒為得公孫已不見好龜錯所說何事此定論也。

文苑傳曰：錯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夫所謂五帝者世舜為聖之優觀二典所載先命羲和云云舜命禹云云則堯舜果自親事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

真德秀曰：錯之對惟三王臣主俱登一段為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

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竈孟康曰：曹汝陰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穎陰侯臣何灌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昆讀曰混。所選賢良太子家今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竈等所舉。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王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不明是謙退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王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竈等適以臣錯充賦賦如賦，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賦如賦，猶言備數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志。

臣錯出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官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官，路寢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音直略反。燭以光明，上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疑如膏。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洽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

漢書卷四十九

卷四十九

三十一

不及其臣故任
之以事則皆邪
說也至稱文帝
大功德十則皆
諛辭也帝以直
言極諫求錯以
邪說諛辭對可
罪哉

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
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
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
入以已內怨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
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
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
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
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
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
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已之材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
不敢矜師古曰矜自伐也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
祿不過其量不以不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
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

也孟康曰機發也也陷罪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
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
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
民財以顧其功師古曰顧離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
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
縱讀曰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
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臯至死而不怨者知罪
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止之吏矣法之
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也救主之失補主之
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正邪辟之行外正羣
汚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
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

漢書卷之六

呂伯諱曰錯對
為語語以來售
世多短之至于
論三王計安天
下本人情及亡
秦之弊亦不可
廢
茅坤曰臣子納
忠而借往事景
得體

隆按必著字
文乃安

隆按更不寧政
不宣民不寧總
是一套事故舉
秦事之始以概
見其端云

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
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
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
伯而賜馬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
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皇并天下之時其
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力
不逮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
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民不
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
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
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及其未塗之衰也
任不自信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慾亡極民力罷盡賦

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

古曰排也直為恐懼而為諛諛也為諛諛以求自全也師

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師古曰僭痛也言痛刑

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

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

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

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未塗所

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

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

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蔭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

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文穎曰燒煩繞也寬大愛
入肉刑不用臯人亡師古曰謂除收祭非謗不治

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通關去塞張

除文帝十二年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

關禁明無疑於諸賓禮長老慶邸少孤皇人有期張

後官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則除租也明詔軍

師慶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

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就其國也親耕節用

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與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

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

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

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主臣

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

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

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待師古曰言各當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

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

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謂天子之材實臨制天下

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

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也師古曰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晉灼

之臣不能望見陛下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

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

虛弄神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

於天下師古曰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

惜之味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

成

隆按詔策在三

道與四者之闕

而錯一以五帝

三王五伯秦時

隆接削地之舉
雖志于國矣
不如誼之策
分國邑以錫子
弟乎則我無削
之名而彼執且
自削也而顧驟
加裁抑以激其
交而卒以殺身
何其疏于為謀
哉
洪迈曰：錯穿
宗廟垣布謂錯
無罪臨江王榮
坐侵太宗廟地
地為宮卒自殺
兩者均為侵宗
廟榮以廢黜失
寵至於殺之錯
方嘗幸故略不
問罪其不公不
慈如此及用茲
益一言錯即夷
族其寡恩忍殺
復如此

劉蕡曰：錯為漢
書削諸侯之策
非不知禍之將
至矣忠臣之心
壯夫之節苟利
社稷死無悔焉
隆按：故今上自
將兵而身居守
此錯失着處以
藉口

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
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
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垣中師古曰垣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擊廟垣
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
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擊廟垣為門請下廷
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垣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以所奏不當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天子意故謝
迺先請因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
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秦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
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謹錯父聞之從
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
三人公三人公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
錯曰固也師古曰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
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
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會竇嬰言爰益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益
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虛今吳楚反於
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
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
豈發虛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益對曰吳銅鹽之利則

隆按嘉惟不密反為錯所隔以故盜之言其密錯計出於嘉上而盜計又出于錯上

秦觀曰表蓋與錯宿不相善景帝豈不知之而聽其備議是為臣報隙也故高帝封漢子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其有錯削地之議耶

隆按次丞相青翟等劫錯應上諸大臣多不好錯案

茅坤曰其欲以吳之末下者與錯相結而意而錯則結禍非夫隆按父母妻子一段與上錯父一段相應秦觀曰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北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則敗之機也何孟春曰錯之輕舉妄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也景帝聞交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其時蓋心為國謀慮哉隆按未叙節公一段以明錯之

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冷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益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益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其恨上卒問益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願念也誠實也益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益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歐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也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師古曰徐僮臨淮一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太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迺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市師古曰乘也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無煩更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指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指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書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冷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益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益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其恨上卒問益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願念也誠實也益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益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歐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

無罪而見戮也
 因為鄧公附列
 小傳
 宋初曰著年年
 則俗而不古但
 云中則是史當
 隆按此贊本史
 記兩贊而損益
 李觀曰史臣責
 錯之父不逮趙
 括母何其節也
 夫趙括持必敗
 之執母言趙王
 不可使將及括
 失律母以先見
 獲者龍錯用至
 忠之略與必敗
 之執異也其
 雖懼禍至奈其
 子所策國之大
 事也且使括母
 言之足稱明婦
 人也使錯父言
 之是沮其子為
 忠也孰可擬

初師古曰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
 也師古曰漢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仁心為質
 引義恍惚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時
 已變易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殺龍錯也身亦不
 遂龍錯銖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
 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
 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惡王括有罪願
 不生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生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九終

